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儒林外史
第四十回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

話說蕭雲仙奉著將令，監督築城，足足住了三四年，那城方纔築的成功。周圍十里，六座城門。城裏又蓋了五個衙署。出榜招集流民，進來居住。城外就叫百姓開墾田地。蕭雲仙想道：「像這旱地，百姓一遇荒年，就不能收糧食了，須是興起些水利來。」因動支錢糧，僱齊民夫，蕭雲仙親自指點百姓，在田傍開出許多溝渠來。溝間有洫，洫間有遂，開得高高低低，仿佛江南的光景。到了成功的時候，蕭雲仙騎著馬，帶著木耐，在各處犒勞百姓們。每到一處，蕭雲仙殺牛宰馬，傳下號令，把那一方百姓都傳齊了。蕭雲仙建一壇場，立起先農的牌位來，擺設了牛羊祭禮。蕭雲仙紗帽補服，自己站在前面，率領眾百姓，叫木耐在旁贊禮，升香、奠酒，三獻、八拜。拜過，又率領眾百姓望著北關山呼舞蹈，叩謝皇恩。便叫百姓都團團坐下。蕭雲仙坐在中間，拔劍割肉，大碗斟酒，歡呼笑樂，痛飲一天。喫完了酒，蕭雲仙向眾百姓道：「我和你們眾百姓在此痛飲一天，也是緣法。而今上賴皇恩，下托你們眾百姓的力，開墾了這許多田地，也是我姓蕭的在這裏一番。我如今親自手種一顆柳樹，你們眾百姓每人也種一顆，或雜些桃花、杏花，亦可記著今日之事。」眾百姓歡聲如雷，一個個都在大路上栽了桃、柳。蕭雲仙同木耐，今日在這一方，明日又在那一方，一連喫了幾十日酒，共栽了幾萬顆柳樹。眾百姓感激蕭雲仙的恩德，在城門外公同起蓋了一所先農祠，中間供奉著先農神位，旁邊供了蕭雲仙的長生祿位牌。又尋一個會畫的，在牆上畫了一個馬，畫蕭雲仙紗帽補服，騎在馬上。前面畫木耐的像，手裏拿著一枝紅旗，引著馬，做勸農的光景。百姓家男男女女，到朔望的日子，往這廟裏來焚香點燭跪拜，非止一日。到次年春天，楊柳發了青，桃花、杏花，都漸漸開了。蕭雲仙騎著馬，帶著木耐，出來遊玩。見那綠樹陰中，百姓家的小孩子，三五成群的牽著牛，也有倒騎在牛上的，也有橫睡在牛背上的，在田旁溝裏飲了水，從屋角邊慢慢轉了過來。蕭雲仙心裏歡喜，向木耐道：「你看這般光景，百姓們的日子有的過了。只是這班小孩子，一個個好模好樣，也還覺得聰俊，怎得有個先生教他識字便好？」木耐道：「老爺，你不知道麼？前日這先農祠住著一個先生，是江南人。而今想是還在這裏。老爺何不去和他商議？」蕭雲仙道：「這更湊巧了！」便打馬到祠內會那先生。進去同那先生作揖坐下。蕭雲仙道：「聞得先生貴處是江南，因甚到這邊外地方？請問先生貴姓？」那先生道：「賤姓沈，敝處常州；因向年有個親戚在青楓做生意，所以來看他。不想遭了兵亂，流落在這裏五六年，不得回去。近日聞得朝裏蕭老先生在這裏築城、開水利，所以到這裏來看看。老先生尊姓？貴衙門是那裏？」蕭雲仙道：「小弟便是蕭雲仙，在此開水利的。」那先生起身從新行禮，道：「老先生便是當今的班定遠，晚生不勝敬服！」蕭雲仙道：「先生既在這城裏，我就是主人，請到我公廨裏去住。」便叫兩個百姓來搬了沈先生的行李，叫木耐牽著馬，蕭雲仙攜了沈先生的手，同到公廨裏來。備酒飯款待沈先生，說起要請他教書的話。先生應允了。蕭雲仙又道：「只得先生一位，教不來。」便將帶來駐防的二三千多兵內，揀那認得字多的兵選了十個，託沈先生每日指授他些書理。開了十個學堂，把百姓家略聰明的孩子都養在學堂裏讀書。讀到兩年多，沈先生就教他做些破題、破承、起講。但凡做的來，蕭雲仙就和他分庭抗禮，以示優待。這些人也知道讀書是體面事了。

蕭雲仙城工已竣，報上文書去，——把這文書就叫木耐去。木耐見了少保，少保問他些情節，賞他一個外委把總做去了。少保據著蕭雲仙的詳文，咨明兵部。——工部核算：

「蕭采承辦青楓城工一案，該撫題銷本內：磚，灰，工匠，共開銷銀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兩一錢二分一釐五毫。查該地水草附近，燒造磚灰甚便。新集流民，充當工役者甚多。不便聽其任意浮開。應請核減銀七千五百二十五兩有零，在於該員名下著追。查該員係四川成都府人，應行文該地方官勒限嚴比歸款，可也。奉旨依議。」

蕭雲仙看了邸抄，接了上司行來的公文，只得打點收拾行李，回成都府。比及到家，他父親已臥病在床，不能起來。蕭雲仙到床面前請了父親的安，訴說軍前這些始末緣由；說過，又磕下頭去，伏著不肯起來。蕭吳軒道：「這些事，你都不曾做錯，為甚麼不起來？」蕭雲仙纔把因修城工，被工部核減追賠一案說了；又道：「兒子不能掙得一絲半粟孝敬父親，到要破費了父親的產業，實在不可自比於人，心裏愧恨之極！」蕭吳軒道：「這是朝廷功令，又不是你不肖花消掉了，何必氣惱？我的產業，攢湊攏來，大約還有七千金，你一總呈出歸公便了。」蕭雲仙哭著應諾了。看見父親病重，他衣不解帶，伏伺十餘日，眼見得是不濟事。蕭雲仙哭著問：「父親可有甚麼遺言？」蕭吳軒道：「你這話又默氣了。我在一日，是我的事；我死後，就都是你的事了。總之，為人以忠孝為本，其餘都是末事。」說畢，瞑目而逝。

雲仙呼天搶地，盡哀盡禮；治辦喪事，十分盡心。卻自己歎息道：「人說『塞翁失馬』，未知是福是禍。前日要不為追賠，斷斷也不能回家。父親送終的事，也再不能自己親自辦。可見這番回家，也不叫做不幸！」喪葬已畢，家產都已賠完了，還少三百多兩銀子，地方官仍舊緊追。適逢知府因盜案的事降調去了。新任知府卻是平少保做巡撫時提拔的。到任後，知道蕭雲仙是少保的人，替他虛出了一個完清的結狀，叫他先到平少保那裏去，再想法來賠補。少保見了蕭雲仙，慰勞了一番，替他出了一角咨文，送部引見。兵部司官說道：「蕭采辦理城工一案，無例題補；應請仍于本千總班次，論俸推陞守備。俟其得缺之日，帶領引見。」

蕭雲仙又候了五六個月，部裏纔推陞了他應天府江淮衛的守備，帶領引見。奉旨：「著往新任。」蕭雲仙領了劄付出京，走東路來南京。過了朱龍橋，到了廣武衛地方，晚間住在店裏，正是嚴冬時分。約有二更盡鼓，店家吆喝道：「客人們起來！木總爺來查夜！」眾人都披了衣服坐在鋪上。只見四五個兵，打著燈籠，照著那總爺進來，逐名查了。蕭雲仙看見那總爺原來就是木耐。木耐見了蕭雲仙，喜出望外，叩請了安，忙將蕭雲仙請進衙署，住了一宿。

次日，蕭雲仙便要起行，木耐留住道：「老爺且寬住一日。這天色想是要下雪了。今日且到廣武山阮公祠遊玩遊玩，卑弁盡個地主之誼。」蕭雲仙應允了。木耐叫備兩匹馬，同蕭雲仙騎著，又叫一個兵，備了幾樣餚饌和一尊酒，一經來到廣武山阮公祠內。道士接進去，請到後面樓上坐下。道士不敢來陪，隨接送上茶來。木耐隨手開了六扇窗格，正對著廣武山側面。看那山上，樹木凋敗，又被北風吹的凜凜冽冽的光景，天上便飄下雪花來。蕭雲仙看了，向著木耐說道：「我兩人當日在青楓城的時候，這樣的雪，不知經過了多少，那時到也不見得苦楚；如今見了這幾點雪，倒覺得寒冷的緊！」木耐道：「想起那兩位都督大老爺，此時貂裘向火，不知怎麼樣快活哩！」說著，喫完了酒，蕭雲仙起來閒步。樓右邊一個小閣子，牆上嵌著許多名人題詠。蕭雲仙都看完了。內中一首，題目寫著《廣武山懷古》，讀去卻是一首七言古風。蕭雲仙讀了又讀，讀過幾遍，不覺悽然淚下。木耐在旁，不解其意。蕭雲仙又看了後面一行寫著：「白門武書正字氏稿。」看罷，記在心裏。當下收拾回到衙署，又住了一夜。次日天晴，蕭雲仙辭別木耐要行。木耐親自送過大柳驛，方纔回去。

蕭雲仙從浦口過江，進了京城，驗了劄付，到了任，查點了運丁，看驗了船隻，同前任的官交代清楚。那日，便問運丁道：「你們可曉的這裏有一個姓武，名書，號正字的是個甚麼人？」旗丁道：「小的卻不知道。老爺問他，卻為甚麼？」蕭雲仙道：「我在廣武衛看見他的詩，急於要會他。」旗丁道：「既是做詩的人，小的向國子監一問便知了。」蕭雲仙道：「你快些去問。」旗丁次日來回復道：「國子監問過來了。門上說，監裏有個武相公，叫做武書，是個上齋的監生，就在花牌樓住。」蕭雲仙道：「快叫人伺候，不打執事，我就去拜他。」當下一直來到花牌樓，一個坐東朝西的門樓，投進帖去。武書出來會了。蕭雲仙道：「小弟是一個武夫，新到貴處，仰慕賢人君子。前日在廣武山壁上，奉讀老先生懷古佳作，所以特來拜謁。」武書道：「小弟那詩，也是一時有感之作，不想有污尊目。」當下捧出茶來喫了。武書道：「老先生自廣武而來，想必自京師部選的了？」蕭雲仙道：「不瞞老先生，說起來話長。小弟自從青楓城出征之後，因修理城工多用了帑項，方纔賠償清了，照千總推陞的例，選在這江淮衛。卻喜得會見老先生，凡事要求指教，改日還有事奉商。」武書道：「當得領教。」蕭雲仙說罷，起身去了。

武書送出大門，看見監裏齋夫飛跑了來，說道：「大堂虞老爺立候相公說話。」武書走去見虞博士。虞博士道：「年兄，令堂

旌表的事，部裏為報在後面，駁了三回，如今纔准了。牌坊銀子在司裏，年兄可作速領去。」武書謝了出來。次日，帶了帖子去回拜蕭守備。蕭雲仙迎入川堂，作揖奉坐。武書道：「昨日枉駕後，多慢。拙作過蒙稱許，心切不安。還有些拙刻帶在這邊，還求指教。」因在袖內拿出一卷詩來。蕭雲仙接著，看了數草，贊歎不已。隨請到書房裏坐了，擺上飯來。喫過，蕭雲仙拿出一個卷子遞與武書，道：「這是小弟半生事跡，專求老先生大筆，或作一篇文，或作幾首詩，以垂不朽。」武書接過來，放在桌上，打開看時，前面寫著「西征小紀」四個字。中間三副圖：第一副是「椅兒山破敵」，第二副是「青楓取城」，第三副是「春郊勸農」。每幅下面都有逐細的紀略。武書看完了，歎惜道：「飛將軍數奇，古今來大概如此！老先生這樣功勞，至今還屈在卑位！這做詩的事，小弟自是領教。但老先生這一番汗馬的功勞，限於資格，料是不能載入史冊的了，須得幾位大手筆，撰述一番，各家文集裏傳留下去，也不埋沒了這半生忠悃。」蕭雲仙道：「這個也不敢當。但得老先生大筆，小弟也可借以不朽了。」武書道：「這個不然。卷子我且帶了回去。這邊有幾位大名，素昔最喜讚揚忠孝的，若是見了老先生這一番事業，料想樂於題詠的。容小弟將此卷傳了去看看。」蕭雲仙道：「老先生的相知何不竟指小弟先去拜謁？」武書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蕭雲仙拿了一張紅帖子要武書開名字去拜。武書便開出：虞博士果行、遲均衡山、莊徵君紹光、杜儀少卿，俱寫了住處，遞與蕭雲仙，帶了卷子，告辭去了。

蕭雲仙次日拜了各位，各位都回拜了。隨奉糧道文書，押運赴淮。蕭雲仙上船，到了揚州，在鈔關上擠馬頭，正擠的熱鬧，只見後面擠上一隻船來，船頭上站著一個人，叫道：「蕭老先生！怎麼在這裏？」蕭雲仙回頭一看，說道：「呵呀！原來是沈先生！你幾時回來的？」忙叫攏了船。那沈先生跳上船來。蕭雲仙道：「向在青楓城一別，至今數年。是幾時回南來的？」沈先生道：「自蒙老先生青目，教了兩年書，積下些修金，回到家鄉，將小女許嫁揚州宋府上，此時送他上門去。」蕭雲仙道：「令愛恭喜，少賀。」因叫跟隨的人封了一兩銀子，送過來做賀禮，說道：「我今番押運北上，不敢停泊；將來回到敝署，再請先生相會罷。」作別開船去了。

這先生領著他女兒瓊枝，岸上叫了一乘小轎子抬著女兒，自己押了行李，到了缺口門，落在大豐旗下店裏。那裏伙計接著，通報了宋鹽商。那鹽商宋為富打發家人來吩咐道：「老爺叫把新娘就抬到府裏去，沈老爺留在下店裏住著，叫帳房置酒款待。」沈先生聽了這話，向女兒瓊枝道：「我們只說到了這裏，權且住下，等他擇吉過門，怎麼這等大模大樣？看來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當作正室了。這頭親事，還是就得就不得？女兒，你也須自己主張。」沈瓊枝道：「爹爹，你請放心。我家又不曾寫立文書，得他身價，為甚麼肯去伏低做小！他既如此排場，爹爹若是和他吵鬧起來，倒反被外人議論。我而今一乘轎子，抬到他家裏去，看他怎樣看待我。」沈先生只得依著女兒的言語，看著他裝飾起來。頭上戴了冠子，身上穿了大紅外蓋，拜辭了父親，上了轎。那家人跟著轎子，一直來到河下，進了大門。幾個小老媽抱著小官在大牆門口同看門的管家說笑話，看見轎子進來，問道：「可是沈新娘來了？請下了轎，走水巷裏進去。」沈瓊枝聽見，也不言語，下了轎，一直走到大廳上坐下。說道：「請你家老爺出來！我常州姓沈的，不是甚麼低三下四的人家！他既要娶我，怎的不張燈結彩，擇吉過門，把我悄悄的抬了來，當做娶妾的一般光景？我且不問他要別的，只叫他把我父親親筆寫的婚書拿出來與我看，我就沒的說了！」老媽同家人都嚇了一跳，甚覺詫異，慌忙走到後邊報與老爺知道。那宋為富正在藥房裏看著藥匠弄人參，聽了這一篇話，紅著臉道：「我們總商人家，一年至少也娶七八個妾，都像這般淘氣起來，這日子還過得！他走了來，不怕他飛到那裏去！」躊躇一會，叫過一個丫鬟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去前面向那新娘說：『老爺今日不在，新娘權且進房去。有甚麼話，等老爺來家再說。』」丫鬟來說了，沈瓊枝心裏想著：「坐在這裏也不是事，不如且隨他進去。」便跟著丫頭走到廳背後左邊一個小圭門裏進去，三間楠木廳，一個大院落，堆滿了太湖石的山子。沿著那山石走到左邊一條小巷，串入一個花園內。竹樹交加，亭臺軒敞，一個極寬的金魚池，池子旁邊，都是硃紅欄杆，夾著一帶走廊。走到廊盡頭處，一個小小月洞，四扇金漆門。走將進去，便是三間屋，一間做房，鋪設的齊齊整整，獨自一個院落。媽子送了茶來。沈瓊枝喫著，心裏暗說道：「這樣極幽的所在，料想彼人也不會賞鑑，且讓我在此消遣幾天！」那丫鬟回去回復宋為富道：「新娘人物倒生得標致，只是樣子覺得德賴，不是個好惹的！」

過了一宿，宋為富叫管家到小店裏，吩咐帳房中兌出五百兩銀子送與沈老爺，叫他且回府，著姑娘在這裏，想沒的話說。沈先生聽了這話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！他分明拿我女兒做妾，這還了得！」一經走到江都縣喊了一狀。那知縣看了呈子，說道：「沈大年既是常州貢生，也是衣冠中人物，怎麼肯把女兒與人做妾？鹽商豪橫一至于此！」將呈詞收了。宋家曉得這事，慌忙叫小司客具了一個訴呈，打通了關節。次日，呈子批出來，批道：

「沈大年既係將女瓊枝許配宋為富為正室，何至自行私送上門？顯係做妾可知。架詞混瀆，不准。」

那訴呈上批道：

「已批示沈大年詞內矣。」

沈大年又補了一張呈子。知縣大怒，說他是個刁健訟棍，一張批，兩個差人，押解他回常州去了。

沈瓊枝在宋家過了幾天，不見消息，想道：「彼人一定是安排了我父親，再來和我歪纏。不如走離了他家，再作道理。」將他那房裏所有動用的金銀器皿、真珠首飾，打了一個包袱，穿了七條裙子，扮做小老媽的模樣，買通了那丫鬟，五更時分，從後門走了，清晨出了鈔關門上船。那船是家眷的。沈瓊枝上了船，自心裏想道：「我若回常州父母家去，恐惹故鄉人家恥笑。」細想：「南京是個好地方，有多少名人在那裏。我又會做兩句詩，何不到南京去賣詩過日子？或者遇著些緣法出來也不可。」立定主意，到儀徵換了江船，一直往南京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賣詩女士，反為逋逃之流；科舉儒生，且作風流之客，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